

A Reader  
in  
American Fiction

---

美国小说读本

周静琼 韩虹 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 Reader  
in  
American Fiction

---

# 美国小说读本

周静琼 韩虹 编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小说读本：英、汉/周静琼，韩虹编著。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8  
书名原文：A Reader in American Fiction  
ISBN 978 - 7 - 5327 - 5836 - 4  
I. ①美… II. ①周… ②韩… III. ①英语—  
语言读物②小说集—美国—近现代 IV. ①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8835 号

本书所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 美国小说读本

周静琼 韩 虹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网址：[www.yiwen.com.cn](http://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http://www.ewen.cc)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373,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 — 3,200 册  
ISBN 978 - 7 - 5327 - 5836 - 4 / H · 1038  
定价：3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12-53218653

## ◎ 前言

《美国小说读本》收录了 23 位美国作家的小说选读，主要参考来源是日益扩大的美国经典书目（The American Canon）。笔者 2008 年开始计划出版《美国小说读本》，当时拟就的“目录”相比今天本书的“目录”已经几经变更。恰如笔者每年给英文学院研究生上美国小说课，但是从不百分之百地重复往年的书单。笔者孤陋寡闻，很少在国内发现类似的读本，希望此读本能够拓宽年轻读者中美国小说同好的阅读空间。

《美国小说读本》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十九世纪美国小说”，第二章“成长主题和现代主义小说”，第三章“黑色幽默小说”，第四章“后现代和少数族裔小说”。这种分类一方面根据时间顺序，例如 20 世纪早期出现了不少现代主义作品，20 世纪下半期则出现了不少后现代主义作品；另一方面也有很强的主观性，有点儿依本书的组织框架而分类的意思。比如本人喜好关注文学幽默——博士论文是《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与黑色幽默》（*Raymond Carver's Short Fiction in the History of Black Humor*. New York: Peter Lang, 2006），因此，第三章主理“黑色幽默小说”。根据当今英美评论界的做法，这里的黑色幽默是广义的冷幽默（dark humor）——它囊括出现在任何作品中的冷幽默，而黑色幽默（black humor）则成为后现代主义幽默的独特标签。另外，文学幽默也出现在其他章节的选文中，例如《越界的格兰迪森》（*The Passing of Grandison*），《赚面包的人》（*Bread Givers*），《钟形罩》（*The Bell Jar*），《逃往加拿大》（*Flight to Canada*）和《白噪音》（*White Noise*），等等。

笔者从 1994 年春季开始给本科高年级教授美国文学课。2000 年至 2004 年入读香港大学英文系博士课程，研读美国小说。2004 年回广外继续执教，开始给研究生开设美国小说课。笔者上过的与美国小说有关的本科课程包括：(1) 美国文学，(2) 成长小说与美国文化，(3) 英语文

学专题课（合开）。笔者带出的十几个硕士的学位论文也以美国小说为主题。

为了保证《美国小说读本》的质量，2011年秋季，我邀请同事韩虹博士加入本书的编著工作。韩虹师从暨南大学饶芃子先生，博士论文研究美国华裔文学。韩虹负责撰写了第四章的章节概要和第四章四篇作品导读（里德的《逃往加拿大》导读由我撰文），第二章的《献给爱米丽的玫瑰》（*A Rose for Emily*）和《麦田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作品导读也由她撰写。本人负责完成其余三章的章节概要和作品导读。

在《美国小说读本》出版之际，我多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温宾利院长和文学文化研究中心栾栋主任。在2011—2012学年，我在该中心任全职研究员。感谢大学老友周欢欢一家、梁金石一家和英伟宁一家。2008年暑假，我有幸成为US-China, Education Trust组织的美国学研习班十二个成员之一，完成该项目之后，我继续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和加州收集资料，上述好友及其家人给予我方方面面的支持。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研三学生王凯琳和张映婷同学帮忙做了许多注释和校对工作，高级翻译学院研究生陈利娟同学做了不少编辑和校对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感谢丈夫郭予龙先生一直以来的理解和支持。

周静琼  
于广州体育花园寓所  
2012年4月

# 目录

## 第一章 十九世纪美国小说

- 005 | 一、《黛西·米勒》(1876)  
亨利·詹姆斯
- 024 | 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1884)  
马克·吐温
- 036 | 三、《觉醒》(1899)  
凯特·肖邦
- 050 | 四、《越界的格兰迪森》(1899)  
查尔斯·W·切斯纳特

## 第二章 二十世纪上半期美国小说：成长主题和现代主义

- 078 | 五、《俄亥俄州的温斯堡》(1919)  
舍伍德·安德森
- 087 | 六、《赚面包的人》(1925)  
安吉尔·耶基尔斯佳
- 097 | 七、《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  
F·司各特·菲兹杰拉德
- 114 | 八、《白象似的群山》(1927)  
欧内斯特·海明威
- 123 | 九、《献给爱米丽的玫瑰》(1930)  
威廉·福克纳
- 137 | 十、《摸彩》(1948)  
雪莉·杰克逊
- 150 | 十一、《看不见的人》(1952)

拉尔夫·埃里森

170 | 十二、《麦田守望者》(1951)

杰罗姆·大卫·塞林格

180 | 十三、《钟形罩》(1963)

西尔维亚·普拉斯

### 第三章 二十世纪下半期美国小说：黑色幽默

200 | 十四、《芳心寂寞小姐》(1933)

纳撒尼尔·韦斯特

218 | 十五、《善良的乡下人》(1955)

弗拉纳雷·奥康纳

246 | 十六、《第22条军规》(1961)

约瑟夫·海勒

261 | 十七、《秀拉》(1973)

托尼·莫里森

284 | 十八、《我们谈论爱情时说些什么》(1981)

雷蒙德·卡佛

### 第四章 二十世纪下半期美国小说：后现代和少数族裔小说

307 | 十九、《白雪公主》(1967)

唐纳德·巴塞尔姆

321 | 二十、《逃往加拿大》(1976)

伊斯梅尔·里德

335 | 二十一、《白噪音》(1985)

唐·德里罗

351 | 二十二、《引路人孙行者：他的即兴曲》(1989)

汤亭亭

377 | 二十三、《中奖的旅行车》(又名《宾果车》)(1990)

路易斯·厄德里齐

## **CONTENTS**

---

### **Part One: The 19th Century**

- 007 | From *Daisy Miller* (1876)  
by Henry James
- 026 | From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1884)  
by Mark Twain
- 038 | From *The Awakening* (1899)  
by Kate Chopin
- 053 | The Passing of Grandison (1899)  
by Charles W. Chestnutt

### **Part Two: The 20th Century: Modernism and Bildungsroman**

- 080 | From *Winesburg, Ohio* (1919)  
by Sherwood Anderson
- 089 | From *Bread Givers* (1925)  
by Anzia Yezierska
- 100 | From *The Great Gatsby* (1925)  
by F. Scott Fitzgerald
- 117 |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 (1927)  
by Ernest Hemingway
- 125 | A Rose for Emily (1930)  
by William Faulkner
- 139 | The Lottery (1948)  
by Shirley Jackson
- 152 | From *Invisible Man* (1952)

by Ralph Ellison

172 | From *The Catcher in the Rye* (1951)

by Jerome David Salinger

182 | From *The Bell Jar* (1963)

by Sylvia Plath

### **Part Three: The 20th Century: Dark Humor**

202 | From *Miss Lonelyhearts* (1933)

by Nathanael West

221 | Good Country People (1955)

by Flannery O'Connor

248 | From *Catch-22* (1961)

by Joseph Heller

264 | From *Sula* (1973)

by Toni Morrison

287 |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1981)

by Raymond Carver

### **Part Four: The 20th Century: Ethnicity and Postmodernism**

310 | From *Snow White* (1967)

by Donald Barthelme

323 | From *Flight to Canada* (1976)

by Ishmael Reed

337 | From *White Noise* (1985)

by Don DeLillo

353 | From *Tripmaster Monkey, His Fake Book* (1989)

by Maxine Hong Kingston

380 | The Bingo Van (1990)

by Louise Erdrich

# 第一章 十九世纪美国小说

19世纪下半叶，美国小说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美国小说家上承华盛顿·欧文、库柏、坡的浪漫传统，爱默生、梭罗的超验主义，以及霍桑、麦尔维尔文艺复兴的遗风，下接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小说，可以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sup>①</sup>除了白人男作家之外，女性、少数民族裔小说家也开始崭露头角。“在19世纪末，……非洲裔女作家从1892年到1902年出版的小说的数目，是先前所有非洲裔女作家出版的小说的总和。而白人女作家则……几乎垄断了小说这个文学品种。”<sup>②</sup>

尽管本《美国小说读本》重点放在美国20世纪小说，谈到19世纪下半叶的小说时，为了全面反映当时遍地开花的文学创作景象，我们仍须包括以下几部作品：一、《黛西·米勒》（1878）；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1884）；三、《越界的格兰迪森》（1899）；四、《觉醒》（1899）。

我们先从大家最熟悉的《哈克贝利·芬历险记》（1884）谈起。在小说中，马克·吐温辛辣冷峻的黑色幽默已然随处可见。小说出版于1884年，但是，作者指明故事发生于美国内战之前，描写的主要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事情，即是19世纪60年代美国废除奴隶制之前的事情，通过小说颇具后现代的黑色幽默笔调，读者可以准确无误地捕捉到美国内战前夕密西西比河两岸民众生活的荒诞无序。

美国的民间传奇（tall tales）在美国边疆幽默文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边疆幽默，包括民间传奇，盛行于美国西部开拓时期，即内战

① 引自朱刚：《新编美国文学史》，第二卷，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页。

② 引自Emory Elliott (ed.), *The Columbi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ovel*.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270页。

前近 30 年，从 1830 年到 1865 年之间。美国西部的开发是无序混乱的，资源遭到滥用，自然被破坏。由于法治和政府机构严重滞后，暴徒、莽汉甚至杀人犯成为大赢家，他们动辄拔枪相向，蛮荒的西部成为狩猎者、投机商、冒险家、流氓恶棍的乐园。美国著名幽默学家洛克 (Constance Rourke) 曾经就民间传奇作出界定，“民间传奇所描述的人物都有着十分惊人的成就，他们的行为自大而夸张，令人难以置信。”<sup>①</sup>《苦行记》(1872) 是马克·吐温的第二部小说，对种种民间传奇都有淋漓尽致的描述，包括给打着正义的旗帜，到处肆意杀戮的亡命之徒斯莱德扬名立传，目的是给充满艰辛的西部开拓记忆涂上一抹轻松的色彩。在美国内战前夕和美国工业革命深入南方之前，当时的社会生活虽然平静单调，但是边疆所特有的暴力事件时有发生。密西西比河两岸的文明程度很低，一般体面人家都拥有黑奴，各种坑蒙拐骗更是边塞人家经常遭遇的生活内容。尽管美国民间传奇经常充满血腥暴力，它运用幽默夸张的笔调轻描淡写地反映边疆开拓时期的艰辛和荒诞无序，因此一直深受美国各阶层民众喜爱。马克·吐温的成名作、短篇小说《卡拉维拉斯县驰名的跳蛙》就是一个典型的民间传奇，也是美国边疆幽默文学的名作。该作品的幽默主要来自故事的叙述方式，即一个满口方言的饶舌老人，严肃认真郑重其事地讲述一系列古老而又荒诞的笑话。

在《哈克贝利·芬历险记》这部小说中，民间传奇仍然留下深刻烙印，尽管该小说基本上拥有一个线性叙事方式和前后统一的主体——哈克。在流浪之前和流浪途中，哈克经历曲折无常，但是，他维持了一颗不变的正直的良心，一直抵触蓄奴制。最后，为了保护良师益友黑奴吉姆，他甚至甘愿死后下地狱受惩罚。在哈克身上，我们分明看到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勇于担当的英雄气概。

按照阿尔杜塞的想象性主体概念，每个个体实际上都倾向于将自己视作独立的统一的自由而自为的个体，即成为一个“主体”。<sup>②</sup> 这实际

<sup>①</sup> 引自 Constance Rourke, *The Tall Tale in Humor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Hovanovich, 1976; 272 – 280.

<sup>②</sup> 引自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北京：三联书店，1998 年，第 75 页。

上是所有成长教育小说中主人公体验和想象自我的方式。其中主体的确立包括个性意识、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的觉醒。这一主体的确立过程同时又是在人性、伦理、情欲领域对自我不停反省、否定与超越的过程。一个青年主人公对爱情以及其他异性的态度，以及他能否成功处理这种情感，往往折射出他处理与所在社群关系的能力。

在美国成长教育小说中，哈克并非独一无二的无名英雄，相同的人物还有《黛西·米勒》（*Daisy Miller*, Henry James, 1878）中的女主人公黛西。

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所谓的“镀金时代”，即内战结束之后的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期，到欧洲旅游，更具体地说是去接受欧洲古老文明的熏陶，是美国有钱有闲阶级都迫不及待践行的一门功课。美国的艺术家和建筑学家们纷纷前往巴黎、罗马和佛罗伦萨的美术学校进修观摩。新富的家眷们去古老的欧洲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身体欠佳的美国人去那里养生，有些美国人甚至一去不复返：在欧洲生活毕竟比在美国生活有趣，而且更经济。欧洲的一些地方是美国游客非停留不可的：比如英国的大教堂；阿尔卑斯山则是去法国和意大利的必经之路；在巴黎，美国女游客是女式时装店的主顾；在日内瓦湖岸的威维（Vevey）和其他周边城市到处都有大型的接待游客的酒店。在罗马，每个游客都奢望自己能踏着月色去参观大竞技场（Colosseum）和古罗马广场遗址。黛西·米勒一家就是当时美国新富阶层的代表：父亲在美国忙于发财致富，母亲则携带子女前往欧洲大陆修身养性，开阔眼界。

在篇幅上，《黛西·米勒》更近似中篇小说，似乎与《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冗长的叙事风格迥然不同。其实它们都有一个相同的叙事形式，即一个紧凑完整的线性故事。更重要的是，它的主人公成长轨迹堪与哈克相提并论。他们诚然是小人物，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却很有担当——在黛西眼里，当时她生活中的头等大事就是争取与男性同等自由的、开放的社交权利。为了维护个人尊严和女性自由，大家闺秀黛西从一个天真无邪的少女，逐步成长为勇敢面对欧洲大陆顽强封建势力、凡事皆有主见的成年主体。可惜最终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文学作品中主体生命的消失，无疑说明当时——19世纪下半

叶——女性争取自由的艰辛。

与上述两部小说里的主人公一样，《苏醒》(The Awakening, 1899)的女主人公邦德里亚太太也是一个为自由而不断与社会奋战的女主角。邦德里亚太太已经拥有两个孩子，却非常独立有主见，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勇于挣脱“镀金时代”美国社会强加给妇女的情感枷锁。通过一个漫长暑假的接触，邦德里亚太太爱上了邻居小伙子罗伯特——两者仅相差两岁。随着小说展示她对家庭生活的排斥和对已经出国谋生的罗伯特的反复怀念，在爱情这个最私密、最个性化的问题上，邦德里亚太太坚持着自己的标准和选择的意志自由，即在爱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一梦想的领域中，她是一个表达欲望的感情主体和意志主体，尽管其表达的方式已被压抑为闪烁其词、潜意识和“碎片”般的叙事因素，因为现实生活不允许她做出任何公开的表白。她曾经离家出走，自己租房过了一段时间理想的自由生活，这体现了她对郁闷生活的一种适度反抗。但结果，因为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邦德里亚太太走上了自杀之路，显示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势。

查尔斯·W·切斯纳特是美国文学历史上第一位重要非洲裔作家。

19世纪下半叶，南方“种植园传统文学”仍然盛行为蓄奴制歌功颂德。从文学史的角度和主题的深度来看，切斯纳特的作品摆脱了这种桎梏，不为奴隶主阶级粉饰太平，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种族压迫和歧视。切斯纳特因此被一些评论家誉为抨击“种族界线的先锋”。作为作家，切斯纳特有天赋，更有社会良知，其作品起点很高，但写作生涯却被迫半途而废，早早收场。究其内里，皆因切斯纳特触犯了当时所谓“斯文社会”(The Genteel Society)的禁忌，揭开了“种植园传统文学”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触及了统治阶级的痛处，即，在林肯总统《解放宣言》出台30年之后，种族关系在美国每况愈下。因此，切斯纳特的写作生涯从此结束，作品被束之高阁。

到了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的兴起和“哈莱姆复兴”造就了群星熠熠的黑人作家群，尽管切斯纳特仍有零星作品面世，终归难敌“哈莱姆复兴”的光芒，似乎渐渐淡出读者视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切斯纳特的无数杰作，为“哈莱姆复兴”中非洲裔作家的辉

煌成就铺平了道路。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切斯纳特得以重新被挖掘出来。今天，他被誉为美国文学历史上第一位重要的美国非洲裔作家。

## 一、《黛西·米勒》(1876)

亨利·詹姆斯

1878 年，詹姆斯推出中篇小说《黛西·米勒》，是年冬天，作家出席了晚宴 140 多场，足见该小说所引起的轰动。此前，詹姆斯已经出版了《美国人》等当今被视为经典的长篇名著。作家最著名的小说代表作无疑是 1881 年面世的《贵夫人画像》。詹姆斯在美国文坛的地位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他并非所谓“国际题材”的始创者，前辈霍桑的小说《玉石雕像》(*The Marble Faun*) 就是以欧洲为背景。但是，詹姆斯手下无数的“国际题材”作品使他赢得了举世的瞩目，他是美国文坛公认的此类题材的大师。虽然詹姆斯中年开始定居伦敦，成为英国公民，他的作品始终打上不折不扣的美国文化烙印。

《黛西·米勒》历来被视为《贵夫人画像》的先行版和迷你版。

《黛西·米勒》的“国际主题”，就是来自新大陆的黛西一而再，再而三地违反了当时英国和欧洲大陆都严格实施的“长者陪伴制度”。而在美国，根据当代出版的一部研究维多利亚时期，包括镀金时代美国人社会习俗的专著，<sup>①</sup> 美国年轻人之间的社交活动基本上都是自由进行，与欧洲一丝不苟的“长者陪伴制度”大相径庭。另一位美国文化权威的著作也印证了存在于欧洲和美国的这种区别，他就是海约翰 (John

<sup>①</sup> Harvey Green. *The Light of the Home: An Intimate View of the Lives of Women in Victorian America*.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12.

Hay)，后来成为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下面是海约翰对黛西的看法：“她行为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并因此毁灭了自己的生命，也败坏了她的女同胞的名声，但她并非有意为之。按照美国乡间的礼仪，她的行为无可指责，而她又没有接受过其他教育。如果住在波士顿和纽约的美国人否认这一点，那么，他们不是无知，便是矫情。也许，美国有几十个甚或几百个家庭认同欧洲人的理论，即姑娘们必须受到监护；但是，如果说长者陪伴制度在美国深入人心，这肯定是毫无根据的。在美国的每个城市，天真无邪、受过良好教育的大家闺秀都是独自与男伴相会，独自与他们去听音乐会和出入晚会。”<sup>①</sup>

独立的黛西不单在旅欧的美国同胞那里饱吃白眼，而且最终还陪上性命。说良心话，黛西绝对不粗俗；她衣着完美，天生丽质，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散发出美国新大陆特有的独立、纯真和勇敢上进的气质，因此俘获了万千读者的痴心。多年之后，当詹姆斯回首《黛西·米勒》，他称之为“pure poetry”（“纯粹的诗情画意”）。

小说总共四章。选文选自《黛西·米勒》第三章，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即黛西与沃克太太的对峙。沃克太太和考斯泰勒太太都是旅欧的美国妇女，她们自命为当时父权社会社交规范的看门狗，不允许任何年轻人，尤其是年轻姑娘做出任何稍有偏颇的举动。在小说开头，黛西虽然没有入乡随俗，即任何活动都有母亲陪伴监督，她也并未有意违反当地的社交准则。但是，当故事发展到第三章，黛西的反叛意识却变得非常强烈，绝对是有意为之，因为她正在为女性的独立和自由人格而奋斗。

---

<sup>①</sup> Qtd in *Daisy Miller, a Dark Comedy of Manners*, Daniel Mark Fogel.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90, 52.

## From *Daisy Miller* (1876)

by Henry James

### 3

Winterbourne, who had returned to Geneva the day after his excursion to Chillon, went to Rome toward the end of January. His aunt had been established there for several weeks, and he had received a couple of letters from her. “Those people you were so devoted to last summer at Vevey have turned up here, courier and all,” she wrote. “They seem to have made several acquaintances, but the courier continues to be the most *intime*<sup>①</sup>. The young lady, however, is also very intimate with some third-rate Italians, with whom she rackets about in a way that makes much talk. Bring me that pretty novel of Cherbuliez’s — *Paule Méré*<sup>②</sup> — and don’t come later than the 23rd.”

In the natural course of events, Winterbourne, on arriving in Rome, would presently have ascertained Mrs. Miller’s address at the American banker’s and have gone to pay his compliments to Miss Daisy. “After what happened at Vevey, I certainly think I may call upon them,” he said to Mrs. Costello.

“If, after what happens — at Vevey and everywhere — you desire to keep up the acquaintance, you are very welcome. Of course a man may know everyone. Men are welcome to the privilege!”

“Pray what is it that happens — here, for instance?” Winterbourne

① *intime*: “intimate,” 亲密的。

② *Paule Méré*: 这部小说出版于1865年，故事情节与《黛西·米勒》极其相似。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天真、不俗气的姑娘，她的男友不顾世俗的流言蜚语，对她一往情深。但是，日内瓦上流社会的恶毒毁谤不但令她的名声毁于一旦，而且棒打鸳鸯。Costello太太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亨利·詹姆斯肯定有意识地安排Costello太太在这个时刻提到这部小说。

demanded.

“The girl goes about alone with her foreigners. As to what happens further, you must apply elsewhere for information. She has picked up half a dozen of the regular Roman fortune-hunters, and she takes them about to people’s houses. When she comes to a party she brings with her a gentleman with a good deal of manner and a wonderful mustache.”

“And where is the mother?”

“I haven’t the least idea. They are very dreadful people.”

Winterbourne meditated a moment. “They are very ignorant — very innocent only. Depend upon it they are not bad.”

“They are hopelessly vulgar,” said Mrs. Costello. “Whether or no being hopelessly vulgar is being ‘bad’ is a question for the metaphysicians. They are bad enough to dislike, at any rate; and for this short life that is quite enough.”

The news that Daisy Miller was surrounded by half a dozen wonderful mustaches checked Winterbourne’s impulse to go straightway to see her. He had, perhaps, not definitely flattered himself that he had made an ineffaceable impression upon her heart, but he was annoyed at hearing of a state of affairs so little in harmony with an image that had lately flitted in and out of his own meditations; the image of a very pretty girl looking out of an old Roman window and asking herself urgently when Mr. Winterbourne would arrive. If, however, he determined to wait a little before reminding Miss Miller of his claims to her consideration, he went very soon to call upon two or three other friends. One of these friends was an American lady who had spent several winters at Geneva, where she had placed her children at school. She was a very accomplished woman and she lived in the Via Gregoriana. Winterbourne found her in a little crimson drawing-room, on a third floor; the room was filled with southern sunshine. He had not been there ten minutes